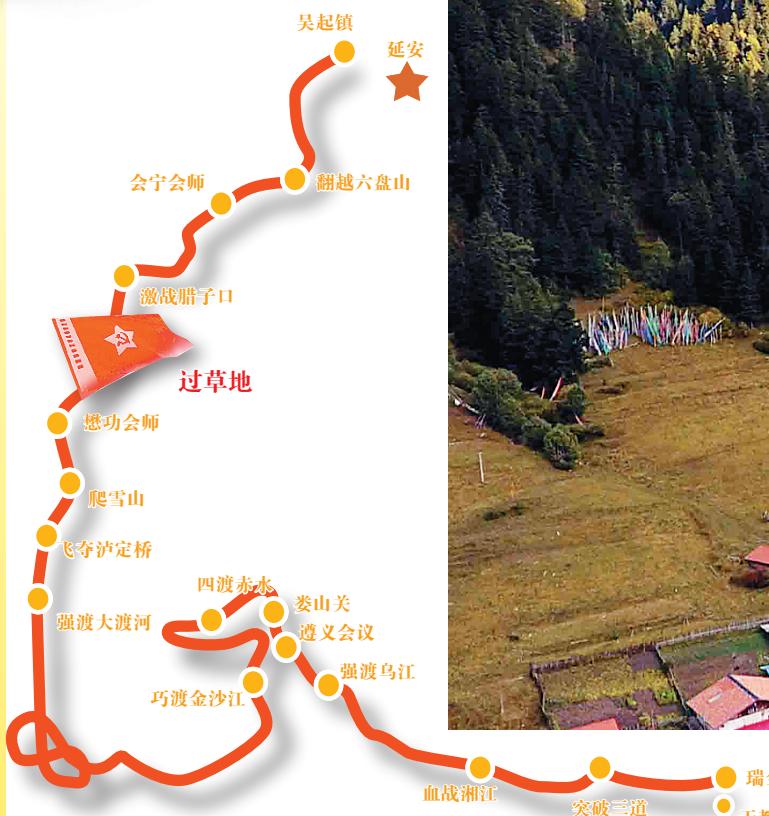




海南银行 BANK OF HAINAN • 伴你行 A09

2016年10月18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程旺 主编：傅人意 美编：石梁均 海南日报



## H长征地今昔

包座战役旧址：  
漫山牦牛  
带来幸福生活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小时候，在峡谷里放牦牛，经常能在附近山坡的大树树干上发现弹孔。”9月底，采访团成员来到若尔盖县包座乡俄若村，一位名叫泽让塔的藏族小伙主动为我们带路，去寻找包座战役旧址。

泽让塔骑着摩托车，顺着草场旁的小路一路奔驰，十几分钟后，“包座战役上包座主战场遗址”石碑矗立在半山坡。

在泽让塔的记忆里，曾经的包座战役战场周边，树干上有很多密集的弹孔，一些弹孔中还嵌着弹头，小泽让塔和小伙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用小刀将树干里的铅弹头抠下作为玩具。

如今，俄若村的枪声早已销声匿迹，在前往包座战役遗址的路上，不断有成群的牦牛从草场转移，挡住山间的去路。

长征途中，当红军途经若尔盖大草原时，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无私支援，获得了大量牦牛肉作为补给，毛泽东同志回忆起这段历史，将其赞誉为“牦牛革命”。

如今，遍布当年包座战役的山谷，已水草丰茂，当地藏民在此养殖了大量高原牦牛。泽让塔告诉我们，他们一家养殖了300余头牦牛，算是当地的养殖大户，一般牛犊到成牛需三年时间，每头牦牛的收购价格在8000元左右，每年出售牦牛的收入近百万元。

而俄若村村民每家养殖牦牛的数量都在100头以上，过上幸福生活的俄若村村民，家家户户都盖上了崭新的藏式小楼，不少人家买上了小轿车。

虽然小轿车在村里已普及，但像泽让塔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喜欢骑着摩托车，驰骋在昔日的战场上，跟随着自家的牦牛群，漫步在河谷边水草丰茂的牧场上。

(本报四川若尔盖10月17日电)



俄若村包座战役庆功会场遗址。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 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去路却被敌军重兵把守 浴血包座：北上走出险境之战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四周是脉脉青山，中间一派草地绿茵，一淙清浅的溪流淌其间。草地的一边，五彩的藏居安卧在陡起的山脚下。

在川北若尔盖县包座乡俄若村这片草地上，还静静矗立着一座一人多高的石碑，上面写着“俄若塘包座战役庆功会场遗址”。

重走长征路以来，这是海报集团“琼崖儿女长征路”全媒体采访团碰到的第一处为战役庆功会立碑的地方。

这片清寂的地方，却有着历史的高度：包座战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得以继续北上通往甘南的决定一战。

### 能否摆脱险境在此一战

俄若村是包座战役庆功旧址，但历经81年风雨冲刷，战斗的痕迹几乎难以寻觅。

在知道我们来意后，村民泽让塔主动带路，引我们穿越艰难的几公里山路，来到一处荒山野林。

此处，刻着“包座战役上包座主战场遗址”的石碑，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座荒芜的山头上，四围依然是墨绿的群山。当年，这是两军争夺之地。

193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所在的红军右路军艰难地穿越松潘草原，继续向北进军甘南。

位于松潘草原西北方向的包座，就卡在川北前往甘南的必经之路上。包座按南、北分为上包座和下包

座，这一带山高林密，已经知道红军去向的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立即组织兵力，利用山关隘路筑起碉堡阻击红军。

如果红军不能拿下包座，就只能被迫退回松潘草原，再次陷入敌军重兵包围。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评述：这是红军“能否脱离绝境进入甘南的生死之战”。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决定，必须拿下包座。

但红军情况不容乐观。参战的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据曾在若尔盖县文化局工作的蒲亨良说，刚走出草地部队减员很多，而且由于长时间饥饿，再加上疾病困扰，已经非常疲惫。

1935年8月29日下午，战斗开始打响。红三十军轮番进攻包座南部敌人守据的大戒寺。但由于敌我火力差距过大，加上大雨如注、河水暴涨，红军从下午3时到晚上9时，也仅攻占大戒寺外围的几个碉堡。

不幸的是，红军第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在此役中壮烈牺牲。

略显清冷的秋风中，与外界隔着重重山路的俄若村，如今是一派寂静的美丽。

据“俄若塘包座战役庆功会场遗址”碑文表述，为庆祝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1935年9月7日，各参战部队在这里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徐向前、李先念、程世才等人在座，“会后部队在大坝子举行了联欢，军部文工团的同志表演了文艺节目，一方面军文艺骨干李伯钊等也从巴西乡赶来参与演出。”

根据这份情报，程世才和李先念决定，停止进攻大戒寺，改为严密包围，将仅有的两个师的大部分主力部署在增援之敌必经之路上打伏击。正是这一决定，成功扭转了战局。

8月31日中午，战斗再次打响。

红军故意派出小部队再次猛攻大戒寺，令其守敌不断要求援军迅速增援。这成功使得49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受到突如其来打击。

“红军铺天盖地的号声和喊声令伍诚仁身边的参谋大惊失色，他向师长保证说红军的兵力至少有几万人。”据《长征》一书叙述，此战红军拼尽全力，在最后关头，炊事员和饲养员也投入搏斗，程世才和李先念到达最前沿。最终，红三十军成功击溃49师，并顺利拿下大戒寺。

在红三十军伏击敌49师的同时，由许世友率领的红军第四军也开展了进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的战斗，艰难取胜。以血的代价，红军最终拿下了包座，继续往北进军。

不幸的是，红军第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在此役中壮烈牺牲。

略显清冷的秋风中，与外界隔着重重山路的俄若村，如今是一派寂静的美丽。

据“俄若塘包座战役庆功会场遗址”碑文表述，为庆祝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1935年9月7日，各参战部队在这里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徐向前、李先念、程世才等人在座，“会后部队在大坝子举行了联欢，军部文工团的同志表演了文艺节目，一方面军文艺骨干李伯钊等也从巴西乡赶来参与演出。”

周士第笑盈盈地跟他们说：“你们的师长伍诚仁是我的老同学，他如果不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我还要争取他和你们一块当红军哩！”

由于周士第等人改造战俘成绩出色，使在草地及战斗中损耗极大的红军及时得到补充，后来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传记记述，周士第第一到战俘营，几乎都是熟人。许多他带过的部下，向来消极反共。周士第等人贯彻红军对俘虏的政策，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反蒋抗日的光荣史和阶级教育的方法施教，同时表示他们可自由选择，可以留下当红军，也可拿路费回家。

结果，一站队表示去向，竟然有90%的人站到“留下参加红军”一边。许多人还说：“我早就想参加红军了！”

周士第笑盈盈地跟他们说：“你们的师长伍诚仁是我的老同学，他如果不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我还要争取他和你们一块当红军哩！”

由于周士第等人改造战俘成绩出色，使在草地及战斗中损耗极大的红军及时得到补充，后来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本报四川若尔盖10月17日电)

## 红军长征胜利后，年底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日 琼崖掀起抗日救亡热潮

### H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日爱国意识，打破了当时抗日运动的沉寂气氛，同时也在全琼掀起了一场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

1936年秋天，特委成立了以林诗耀为书记的中共海口市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春改为中国共产党海口市工委，林克泽任书记。到1937年，特委在海口创办抗日宣传刊物《救亡呼声》，海口市工委则在暑假期间组织中学生组成步行宣传队，以《救亡呼声》等刊物为资料，深入各县进行宣传。

除了海口市，琼东、乐会、万宁等县也先后组织起学生抗日宣传队，有些地方还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利用

“闹军坡”等机会向群众宣传抗日；同时，琼崖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成功争取到儋县、昌江、感恩等县国民党上层人物对抗日运动的支持，有的国民党人士还主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带领学生上街宣传；在崖县，刘秋菊、林茂松等奔走于崖城、梅山至莺歌海等地，发动青年成立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把抗日救亡的呼声传到天涯海角。

“西安事变”发生后，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愈来愈高涨。1937年7月，琼崖特委主动向琼崖国民党当局写信，提出进行谈判、共同抗日的倡议。不久，国民党当局为形势所迫，同意商谈，

但实际上仍未停止反共和压制抗日的行径。尽管如此，琼崖特委仍派乐万县委书记黎民（李黎明）于8月前往府城，以积极姿态争取谈判，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缺乏诚意，此次谈判毫无进展。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治孔认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琼崖特委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各项工作进行得更加顺利，从而加快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展步伐，为建立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 H长征印记

巴西会议：  
挽救党和红军的  
关键会议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从若尔盖县城出发，往东走过一段15公里的平坦公路，再拐进一段15公里又长又颠簸且非常狭窄和崎岖的盘山路，就到了重重山林中的巴西乡。

这就是1935年9月9日红军召开巴西会议的所在地。背靠山岭、正面亦与群山遥望的会议旧址，至今只剩下几片朱红色的断壁残垣，地上满是荒草，杂草也从土墙上冒出。据旧址前的纪念碑文介绍，这原是藏传佛教寺庙，建于清康熙年间，原名班佑寺，占地近千平方米；今存为其正殿大雄宝殿残垣。

据碑文介绍，1935年，党中央所在的红军右路军跨过草地到达若尔盖班佑、巴西一带后，等待与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会合后北出甘南，建立川陕甘苏区。但张国焘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准备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形势十分危险。从1935年9月3日至9月9日，中央在此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妥善解决方法，但张国焘仍坚持己见。

“在此紧急情况下，9月9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强烈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域，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当晚，在大雄宝殿前的院坝内又召开了中央直属队和干部团的部分指战员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中央坚持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作家王树增的《长征》描述了当时的危急情况。8月，张国焘甚至以命令口气要求右路军南下。9月9日当天，下令左路军南下。同时，毛泽东还看到了张国焘的一份电报，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电报是一个危险信号。”书中记叙，当时彭德怀已获悉，张国焘收缴了各军团相互联络的电报密码，他向毛泽东报告，后者可能“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正是这些因素，促使毛泽东赶往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并做出重申继续北上的决定。

“这是千钧一发的关头。如有不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前赴后继所赢得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王树增在书中评述。而纪念碑也写着：“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本报四川若尔盖10月17日电)



### VR长征

全景视角  
看包座战役庆功会遗址

摄影：陈元才

编辑：王诗童 卢军

配文：李磊



### 码上读

扫二维码  
看包座战役  
打通北上通道

视频摄影：李庆芳 陈元才

视频剪辑：李伟亮